

回憶整理銀雀山漢墓竹簡

李家浩

1972年4月，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了一批竹簡，有《孫子兵法》、《孫臏兵法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六韜》、《晏子》等，內容豐富，價值極高，但是我知道這批竹簡却是兩年之後的事。大概是在1974年5月，我從工廠調到原湖北省沙市市文化館從事文物考古工作不久，有一天接待故宮博物院顧鐵符先生參觀館藏文物，從顧先生那裏纔知道有關銀雀山漢簡的情況。想不到6月底，我很榮幸被借調到北京國家文物局參加整理銀雀山漢簡的工作。到了北京後我纔知道，是俞偉超先生推薦的，為的是給我提供一個學習和鍛煉的機會。

國家文物局設在位於五四大街沙灘的紅樓。紅樓即老北京大學的校址，因為它是紅色的五層樓房，所以人們習慣上把它叫做紅樓。提到紅樓，不由得使我想起後來馬雍先生講的一個故事。馬雍先生是湖南人，著名學者馬宗霍先生的長子，學問很好，可惜五十歲左右就病逝了。馬先生說他20世紀50年代初考上北大，當他接到入學通知書，見上面寫的報到地點是北京沙灘時，就浮想聯翩，認為北大校園坐落在河邊的沙灘上，風景一定很美。當他從北京火車站乘公共汽車到沙灘下車後，環顧四周，既沒有看到大河，又沒有看到沙灘，令他十分失望。

“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”最初設在紅樓第三層東邊一間大辦公室裏，後來馬王堆帛書、睡虎地竹簡和吐魯蕃文書也先後調到北京整理，又相繼成立了“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”、“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”和“吐魯蕃出土文書整理小組”，這樣就有了四個整理小組，整理工作室也就換過好幾次。1976年唐山地震後，又一度搬到故宮博物院西華門和西北角樓旁邊。參加整理小組的人都是先後從全國各地調來的著名學者，例如“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”有史樹青、孫貫文、朱德熙、裘錫圭、商承祚、曾憲通、傅熹年等先生，“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”有唐蘭、顧鐵符、張政烺、馬雍、馬繼興等先生，“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”有李學勤、于豪亮等先生，“吐魯蕃出土文書整

理小組”有唐長儒等先生。他們都是學術界的前輩或時賢，於文字、語法、文獻、考古、歷史諸學造詣精深。現在，除馬繼興、傅熹年、李學勤、裘錫圭、曾憲通五位先生外，其他的先生都已離開了我們。當時我很年輕，學問又差，能廁身這些著名學者中間，親承教誨，感到十分榮幸。

自1974年至1977年，我一直在“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”整理竹簡。我們的整理工作是在前期羅福頤先生等人整理的基礎上，根據竹簡照片進行的。銀雀山漢簡保存情況較差，殘斷比較嚴重，將近五千片，整理起來比較困難。我們每天都翻來覆去地看竹簡照片，從衆多碎片中尋找有關竹簡，然後拼接、編聯、分篇，寫釋文和注釋。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》一、二輯裏，多數篇章是由碎片拼接、編聯而成的，從中可以看出當時整理者的艱辛、耐心和責任感。

整理工作既有分工，又有合作，十分融洽。早期因為人多，竹簡整理好，將釋文和注釋稿複印成冊，分發給大家傳看，然後開會討論，有關負責人根據大家提的意見修改、定稿。後期人少，祇有朱德熙先生、裘錫圭先生、吳九龍先生和我四人，將釋文和注釋稿直接傳看，當面提意見就行了。討論會是在十分民主的氣氛中進行的，不論年齡大小、學問高低，都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。例如《孫臏兵法》由朱德熙先生和裘錫圭先生整理好後，在紅樓三樓南邊最東頭的一間會議室開會討論。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，我壯着膽子，在會上提了四五點意見，現在還記得其中兩點。一點是關於《威王問》篇“地平卒齊，合而北者何”的解釋。原注說“地平卒齊”是指敵我雙方所處地形和士兵人數都一樣。我說“地平卒齊”是指我方所處地形平坦，隊形整齊，並且舉了一些書證。另一點是關於《殺士》篇“殺士”的書證。原注引的書證祇有《尉繚子·兵令下》“古之善用兵者，能殺卒之半……”，我說應該增加《孫子兵法·謀攻》“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，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，此攻城之災也”。我提的幾點意見都被採納，並沒有因為我是與會者中年齡最小，學問最淺，不予重視。

凡是參加竹簡整理的人員，都對工作認真負責，對質量精益求精。我們根據竹簡照片完成殘簡拼接和簡文釋寫後，還要核對原簡，看殘簡拼接的碴口是否相合，不甚清楚的簡文釋寫是否正確，照片上不能辨別的字原簡是否能辨別等。那時竹簡調到北京，放在紅樓，核對原簡還比較方便。1976年唐山地震，波及北京，為了竹簡安全，國家文物局決定把竹簡運回山東省博物館保管。大概就在那一年9月底，有一部分竹簡整理好了，需要核對原簡，朱德熙先生、裘錫圭先生、吳九龍先生和我一行四人，祇好跑到濟南山東省博物館去核對。我們住的旅館離博物館不遠，約有公共汽車兩三站的路程。除吳先生外，朱先生、裘先生和我都是第一次到濟南，博物館的同志建議我們看看濟南名勝和泰山。我們在濟南大概呆了一個星期，早出晚歸，整天都在博

物館核對原簡,不要說是去登泰山,就連濟南市的著名趵突泉也沒有抽時間去看看。這次核對原簡頗有收獲,不僅糾正了釋文和拼接上的一些錯誤,還認出了一些原來未認出的文字,同時還拼接了一些新的殘簡。

竹簡整理工作的每個環節都要求做到最好,寧缺毋濫。就拿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》第一輯的摹本和手寫釋文來說。摹本是由傅熹年先生摹寫、商承祚先生校對的。商先生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,這是大家熟知的。至於傅先生,簡牘學界的人可能不那麼熟悉。傅先生是著名版本目錄學家傅增湘先生的孫子,現為中國工程院院士,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兼職教授,他在中國古代建築史、古籍版本目錄學、古代玉雕藝術和古代書畫史研究方面,都有很高的造詣。竹簡摹本由傅、商兩位先生來擔任,其質量好壞不用我來說,祇要看看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》第一輯圖版就知道了。再說手寫釋文。手寫釋文是周祖謨先生書寫的。衆所周知,周先生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、著名的語言學家,一手毛筆小楷字頗有書卷氣,所以朱德熙先生推薦周先生來寫手寫釋文。爲了手寫釋文的事,文物出版社的靳靜女士、錢碧湘女士和我,還特地跑到周先生家裏去過一次。後來因周先生工作忙,抽不出時間寫第二輯的手寫釋文。當時負責“整理小組”日常事務的韓仲民先生,曾找過幾個頂替周先生的人,我記得其中一位還是很有名的書法家。看了他們寫的手寫釋文樣本後,覺得都不理想,祇好決定第二輯取消手寫釋文。

以上是從大的方面來說的。從我個人來說,我從諸位先生那裏學到許多東西,受益非淺,爲我後來的學術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。我在這裏舉幾個例子。

我參加竹簡整理不久,有一次星期天,和孫貫文先生去北大看望俞偉超先生。俞先生要孫先生跟我講點目錄學的知識。孫先生說:“不用講,書看多了,用多了,自然會懂得的。”後來我注意到孫先生書桌上總放着一本中華書局出版的18開本《書目答問補正》,上面還有紅、藍兩色密密麻麻補寫的一些版本,在借書時經常查閱。後來我在王府井東風(安)市場書店看到此書,也買了一本。這本《書目答問補正》一直伴隨着我,遇到什麼問題,也經常查閱。可以說,我對目錄學有一知半解,就是從孫先生那裏學來的。孫先生還贈送我一些書。每當我翻看那些書的時候,都會想到孫先生,內心充滿無限感激和懷念之情。

竹簡文字中有很多假借字,要想知道是什麼字的假借,必須具備一點古音韻學的知識。古音韻學對我們青年人來說,有點深奧,不易自學。有一次在工作中間休息的時候,吳九龍先生和我請朱德熙先生給我們講點古音韻學常識。朱先生說,他對古音韻學不怎麼在行,要講得請像李榮先生那樣的行家來講。我們在文章中所講通假,其實很粗。先看甲、乙兩個字的古音是否相同或相近,再在古書中找是否有通假的例

子,如果能找到通假的例子,說明甲、乙兩個字就有通假的可能。朱先生說他“古音韻學不怎麼在行”是謙虛的話,後面關於通假的話看似簡短,却意義重大,是金針度人之言,對我來說受益終身。此後我講通假的時候,就采用朱先生教給我的方法。凡是看過我的文章的人,都會看出這一點。

裘錫圭先生在整理小組裏是一位較年輕的專家,那時年齡還不到四十。我把諸位專家都稱先生,當然也把他稱先生。可是裘先生不要我稱他為先生,說:“我歲數大你一點,就叫我為老裘。”我祇好改口叫他裘老師。1978年考上裘先生的研究生,成了我的名副其實的老師。當年,裘先生年富力强,學問也好,小組裏的工作大多由他承擔。他把竹簡整理成篇後,就分給我們,讓我們繼續尋找殘簡、拼接、編聯,寫釋文和注釋。釋文注釋寫好後,他又教我們修改。我從他那裏受到的教益,足夠我終身受用。

說到這裏,不能不提另外兩個年齡略比我小的青年人,李均明、駢宇騫。那時李、駢兩位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,學校開門辦學,他們被派到“整理小組”,跟朱德熙先生和裘錫圭先生學習,時間大概是在1975年。朱、裘兩位先生指導李均明整理《六韜》,駢宇騫整理《晏子》。他們畢業後,李均明分到中國文物研究所,駢宇騫分到中華書局,他們在簡牘研究方面,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。李均明是學術界公認的簡牘學方面的專家,出版的專著就有好幾部,如最近出版的《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》。駢宇騫雖然從事編輯工作,但是他利用業餘時間和段書安先生合寫《二十世紀出土簡帛綜述》專著兩大本。李學勤先生為這兩部書都寫有序,給予高度評價。李、駢兩位先生之所以能够在簡牘學方面取得這麼好的成就,除了他們自身的因素之外,恐怕跟在“整理小組”實習不無關係。

“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”已整理出版的成果有:1975年,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〔壹〕》綫裝本,《孫臏兵法》平裝本;1976年,《孫子兵法》平裝本;1985年,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》第一輯精裝本;2009年,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》第二輯精裝本。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〔壹〕》綫裝本一函十冊,收入《孫子兵法》、《孫臏兵法》二書。《孫子兵法》有佚文五篇,《孫臏兵法》是早已失傳的佚書,都特別引人關注。那時國家領導人的古代文化修養很高,希望能早點看到這兩部書,所以提前整理出來,印了四百七十部綫裝本,除一部分供他們閱讀外,其餘內部發行,市面上一般不易見到。《孫子兵法》、《孫臏兵法》平裝本是普及本。整理小組的成果主要體現在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》第一、二輯精裝本裏。

近年,國內發現了幾批戰國秦漢竹簡,有關單位正在組織人力整理;大學教育又在探索開放式教育模式,提高學生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。我想,“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”在竹簡整理和人才培養方面的成功經驗,值得我們總結、學習和借鑒。